

(日) 草野唯雄 著
车忠春 徐潇东 译



爆杀 预告

爆 杀 预 告

(日)草野唯雄 著

车忠拆 徐晓东 译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1988年12月

爆 杀 预 告

(日)草野唯雄 著

车忠春 徐瀚东 译

出 版：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印 刷：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

发 行：山东省新华书店

787×1092毫米32开 .6.625印张 14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5329—0210—2

I·184 定价：1.95元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诱拐	(4)
第二章 白日春梦	(18)
第三章 巨浪崖	(36)
第四章 一封要挟信	(54)
第五章 小俘虏	(73)
第六章 佛来迎庙会	(94)
第七章 天罗地网	(113)
第八章 身延山莺谷	(129)
第九章 内幕	(141)
第十章 爆炸前的一瞬	(170)
第十一章 仇与恨	(200)



序 幕

十分钟前——。

他上野站登上了开往银座的地铁第3节车厢。手里提着一个用报纸包裹，用麻绳作十字形捆扎的小包。他站在车门旁，慢慢环视了一下车内。时间是12点半多一点，车内乘客不多。一个穿着笔挺西服系领带的中年男子正在看报纸；一个老太婆呆板地坐在座席上。还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戴着眼镜象是家庭主妇的胖女人，学生打扮的长发青年和趁公司午休而外出的女职员。都是些司空见惯的旅客，并未发现一个值得自己猎取的对象。

他心中有些茫然。然而事态正在继续发展，无可挽回，要想阻止它，那会使危险扩大几十倍。只有破釜沉舟干下去！他内心寻思着，等一个空座位吧！等这些乘客中自己感到最讨厌的人旁边出现空座位！

五分钟前——。

车到神田站。上来一对年轻的情侣。男的身着白色高领绒线衫，外套藏青色西服，臂上搭着风衣。女的上穿藏青色薄毛线衣，下穿白色长裤。看得出他们的服装质地极好。两人个子修长，飒爽英俊，可谓一对美男美女。不，与其说潇洒，不如说是高傲更确切些。两人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只有他们才是人类中最优秀分子似的表情。男子拉着姑娘的手，坐

到身旁的空位上。

“这地铁热死啦！气味还这么难闻。”姑娘说。

“因为是老百姓们坐的车呀！”青年说着，用指尖向上理理垂到前额的头发。手指上两枚戒指闪闪发亮。

他把眼镜轻轻向鼻梁上推了推，象一个步履蹒跚的弯腰老人一样离开原来依着的支柱，走过去坐到这对青年男女的旁边。无论在什么场所，他都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矮矮的个子，四方脸，鼻梁上架着副高度近视眼镜，留着短短的三七分头。穿着也极不讲究，灰色西装内露出白色的敞领衬衫，系黑色领带。尽管他还很年轻，却老气横秋。车内没有任何人注意他，挨在身边的年轻情侣也同样无视他的存在。

他将纸包悄然放到两腿间，扫视了一下四周。当他确信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之后，才慢慢用左脚脚跟将纸包推到座席下，又推向青年男女的座位下面。

青年将嘴凑到姑娘耳边窃窃私语，又说又笑，说了些什么无法听清。他竖起耳朵，想听听有什么别的动静，然而，地铁的隆隆声淹没了一切，与邻席人说话也得扯着嗓子大喊才行。

他抬手看了看表。还差3分15秒！考虑到会有一定的误差，应该说已经进入危险期了。

这时，电车驶进三越前站，他空手站起，从最近的车门跳到站台上，又匆匆忙忙跳上了前一节车厢。电车徐徐开动，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一直走到第一节车厢的最前部。

风从窗口猛烈地吹进来，带着一股地铁特有的气味。在昏暗而脏乱的地道里，电车沿着缓缓的弯道飞驰。前方，日本桥站站台上的灯光越来越近。



还差一分三十秒。

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他觉得小腹隐隐作疼，有些便意。事实并非如此，而是一种毛骨悚然之感。短暂间他的确有一种模糊不清的充实感。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萌生，要是拍拍身旁那个呆呆地看着车内悬挂广告的家伙的肩膀，问问他现在心情如何，那会怎么样呢？那家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

电车驶离日本桥站。前方道路笔直，京桥站站台上的灯光在黑暗中依稀可见。电车加快了速度，向前飞奔。

还差一分……还差三十秒……

电车驶进京桥站。时间正好，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怎么搞的！难道哪儿出了故障？”他心中忐忑不安，从车门一步跨到站台上。

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木然地停住脚步，回头向第三节车厢望去。站台上，人们的目光都转向出事方向。

第三节车厢门口冒出薄薄的硝烟。只见烟雾中摇摇晃晃冲出一个人，裤脚粘满鲜血，正是那对情侣中的男子。姑娘扶着他的腰从门口踉跄而出，白色长裤被血染得鲜红，裤腿碎裂。男子推开姑娘，摇摇晃晃地倒在站台的排椅上。姑娘倒在水泥地上，哭喊着向青年爬去。不知是长筒袜破了还是皮肤撕裂，脚腕处拖着块血红的东西。

看到这儿，他回头顺着台阶向剪票口走去。迎面跑来4~5名站务员与他擦身而过。慌乱中，谁也顾不得看一眼这个平平常常的人。剪票口空无一人，他装模作样地掏出月票，大摇大摆地向站外走去……。

第一章 诱拐

1

东方钢笔有限股份公司第二任经理大江德治在前任经理大江浅一手下当营业主任时，深得大江浅一赏识，与大江浅一的独生女春枝结为连理，入赘大江家做养老女婿，改姓大江。婚后，在企业家之路上一帆风顺。五年前，因大江浅一经理引退而登上公司的第一把交椅。

东方公司是由大江浅一亲手创立、培育而壮大起来的，可以说其发展的基础在大江浅一时代已臻完善。德治作为第二代经理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虽说浅一引退后因患高血压而过着病榻生活，但他的威望在公司的经营上依然具有一种无形的支配力。东方公司60%的股份在浅一手中，现在他把股金全改在女儿春枝名下。大江家的财产动产与不动产加在一起有数十亿之多，也全部委于春枝手中。

理所当然，大家认为春枝在股东总会中的发言权是强有力的，她代表着父亲浅一的意志。所以，职员们背地里说春枝是“影子经理”，德治是“傀儡经理”。

可是对于德治来说，“傀儡”不也是挺好吗？今天，用不着在那种呕心沥血的创业年代的苦恼中拼搏。象产品的索赔、合同的取消，销路不景气、筹款无门、破产危机等。只要在这坚如磐石的基础上，置身于日月运行般无风无浪的事



业的流动中,公司的机构就会正常地发挥效能,赚取应得的利润。其间,定期召集干部会议,勉励他们不断进取;恰如其份地处理一些日常事务;适当地对部下进行论功行赏;圆滑地应酬顾客和政府有关人员等,只要不忘此类企业经营 的ABC就足矣。比起前任经理那种夜不成寐、食不甘味的 生活来,是多么悠闲自得的“傀儡经理”啊!

不,这不过是旁观者的看法,事情也许并不仅仅如此。德治本人无疑抱有这样一种自负:“目前的时代与前辈已大相径庭,我要靠自己的智慧振兴公司。”事实正是如此,作为傀儡经理的德治对公司的事业十分热心,就是有力的 证据。

德治恪守时间,一有空就到工厂去走走看看。在新产品开发上也毫不懈怠。与顾客的应酬也十分随和,肯动脑筋。浅一绝不马虎从事,甚至连细微末节也不放过。

11日,星期一,公司召开部长会议例会。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到5时多,已过了下班时间,但仍无结束的迹象。

会议的议题是“未来的钢笔”。关于钢笔今后如何发展变化问题,所有的生产厂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克服和解决“钢笔存在的不方便”。譬如:

一、笔尖的方向性问题

圆珠笔任何方向和角度都能书写,而钢笔尖只限于用一定方向和角度书写。

二、墨水问题

钢笔不补充墨水不行。能否开发不使用墨水的钢笔?

三、钢笔造型问题

钢笔未必象现有的那样,以圆筒形为最佳。

四、材料问题

目前的钢笔几乎都是用塑料与金属制造的。作为大量生产的产品，按理可用其他一些材料。诸如此类，等等。

当前，东方公司着手解决的课题是笔尖的方向性问题，并且已有很大进展。

起初，技术部研究室的方案是象圆珠笔那样，将笔尖改为圆锥体，在锥体尖端焊上金属铱做成的圆环，中心开一个墨水孔。但这样书写时的手感与圆珠笔相同，没有弹性，写出的字会千篇一律，粗细线条不分。

另一种方案是将目前的笔尖宽度变窄，用6根细小的笔尖组成花瓣状的圆环。技术部长摊开图纸，向大家做了说明，“由于笔尖是由数根细棒组成，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弹性，方向性问题也可解决80%。”

接着与会人员甲论乙驳，气氛十分活跃。

“所谓一定程度的弹性，只不过是那么说，实际上那种构造恐怕不会产生什么弹性。”有人说。

“方向性问题只解决80%，仍然是不彻底的。”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这种改造后的钢笔，还不如在目前的圆珠笔基础上加以改造呢。

对有人提出如何处理笔芯的问题，技术部长做了充满自信的回答：“将目前的钢笔尖背部毛细管槽改为6个方向，腹部的通气槽位置稍加移动，放到两个毛细管槽中央。墨水与空气的出入仍象以前那样，从笔芯的中心孔交替进行。这样，墨水管中的墨水不断地通过自身调节渗向笔尖。不会产生滴落现象。”

技术部予算了一下试制经费，数字相当惊人。是否进行



研制，最后要求作为部长会议议长的经理拍板。

如按多数表决，持怀疑态度者居多，然而德治决定研制继续进行。他经常采取这种人们看来有点专横的裁决手段。这种时候，除了冷静的判断之外，似乎还有几分感情色彩。从他的言行中，使人感到他是在卖弄自己的本事：“诚然，我是养老女婿，可决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种无能的傀儡经理！”

正当众议一决先试制样品的时候，会议室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旁边的营业部长站起来拿起话筒。

“经理，您府上的电话。”

德治起身正要走过去，营业部长放下了电话，“经理，说是请您到经理室去接。”

德治微微摇了摇头，走出会议室。在走廊上已听到自己房间里的电话铃声。他沿着铺着绿色地毯的走廊大步走向经理室。房内有些暗，他打开电灯，拿起话筒。

“喂！”

“喂！是您？”是妻子春枝那高亢的声音。

“嗯，是我。”

“您不是在会议室吧？”

“不，是经理室。”

“旁边没有别人？”

“没有，就我自己。”德治觉得她问的多余。

“坏啦！阿守被人拐走了。”

“哎？你说什么？”

“诱拐！是叫人诱拐走了。”

“怎么，又……？”德治心中感到一阵异样的压抑。



“午饭后去净真寺玩，至今没回来。我和保姆两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接到过电话没有？”

“接到过，是恐吓电话。”

“唔——”德治哼了一声，“那，是怎么说的？”

“反正在电话里也不好说，您还是快回来吧！”

“报告警察了吗？”

“还没有呢！对方说，要是报告警察，就把阿守杀死。我心里怕得要命……”

“……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啊，另外……”

“喂？”

“光我们两人心里也没有底，事情重大……能不能找个稳妥的人来帮帮我们呢？”

“唔，我也这么考虑，找谁合适呢？”

“常务董事足立先生怎么样？这人挺稳重的。”

“好吧，就拜托足立君吧。”

“可千万别让外人知道啊！”

“我知道。你也不必过分担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为了钱，总会有办法的。”

德治挂上电话，久久站在那儿，望着空中。虽然嘴上说不要紧，脸色却很苍白。他觉得手指微微发抖，拨通了会议室的电话。

“喂！请足立常务董事讲话……啊！是足立君吗？对不起，请到我这里来一下！参加会的？好，好，那么就散会吧！”



很快就有了敲门声。德治“请”字刚出口，足立已推门走进来。

足立和夫是负责总务、经营的常务董事。现年42岁。是前任经理大江浅一从小培养起来的职员。细高个，卷曲的浓发中夹着几根银丝。白晰的脸庞加上一副黑边眼镜，一双眼睛显得那么深沉冷静。人们都说，从未见过足立常务慌慌张张的表情。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具有沉着的判断力。在第二代经理大江德治时代，足立作为经理最得力的左右手的地位也丝毫没有动摇。还在浅一当经理时，他就经常出入浅一的私宅，深得浅一一家的信任。

“会散了，我让大家回去了。”足立说。

大江点点头，站起来坐到接待客人的椅子上。足立也默默坐到他的对面。从经理严峻的表情中，他感到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是这么回事，足立君。实在对不起，我有点私事要拜托你……。”

2

大江家的客厅里。

“我去买东西回来，快5点了。”春枝夫人对丈夫和足立说，“听说阿守出去一直没回来，就和保姆去找……”

大江春枝，38岁，看上去却只有30岁上下。肌肤白晰，体态丰盈。双重颧的脸蛋更显出她丰满的美女气质。如今，她脸色苍白，眼眶里闪动着泪花。

大江家位于世田谷区等等力，东京产业效率短期大学附

近。门前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房后是僻静的住宅街道。前后两条街道夹着的宽阔的住宅区内是一片茂密的树丛，大江家淹没在树丛中。远处能望见的只有那10余米高的淡黄色贮水塔楼。正门是两扇大铁门，两侧洁白的混凝土门垛，装饰得非常气派。一条弯弯的车道伸向花草丛中。大门两侧耸立着高大的喜马拉雅杉树，犹如守门将军一般，茂密的枝叶象一把巨伞，在小路上撒下一片绿荫。

这天，春枝吃过午饭，开着黑色的“奔驰”轿车缓缓驶往门前的漫坡，站在门口的儿子阿守就喊了起来。

“妈妈，您去哪儿？”

“妈去买点东西就回来，乖乖和阿姨玩，啊！”

“我要去寺院树林里玩！”

“怎么又到那地方去？天天去还没玩够吗？再说，天这么冷了，不会有小虫子了。”

“还有好多小虫呢，没有小虫我就捉鱼。”

“鱼？寺院水池里的鱼吗？”

“是呀。”

“那可不行！到人家池塘里去，人家会骂的。”

“我知道。”

“那，去玩一会儿就快回来啊！”

“嗯——”

春枝驱车向目黑大街驶去。

春枝买东西回来听保姆说儿子还没回来，就同保姆一起去净真寺去找。天已微暗，附近也找遍了，哪里有阿守的影子？打听了在那里玩得忘记回家的几个孩子，都说没见到。春枝心中感到一阵不安。她想，阿守会不会走另一条回家的

路，已经回到家里了呢？

春枝打开门刚要进屋，电话响了。她一脚甩掉鞋子，跨进去拿起话筒。

“喂！喂！是大江夫人吗？”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声很低。

“是，我是大江。”

“阿守君在这儿看管着。”

“什么？阿守！你是说把阿守怎么了？”

“不是说了么！是看管。”

“看管？谁？”

“真是榆木疙瘩脑袋。老子是说，诱拐了阿守！”

“啊！”

“你交出一亿元钱，我就把他送回去。”对方漫不经心地说。“你要是去报告警察，老子就要他的命。还有，要是用假钞票欺骗老子我，那老子也要马上结果他的小命！听明白了吗？”

“等……，等一等！那……，一下子要一亿元，这么一大笔钱上哪儿去弄呀？太过分了吧！”

“今天是11号。后天早晨以前全部准备好。要一亿元旧纸币，放在一个包里。记住！要旧纸币！不要号码连续的！不许做记号！免得让人掌握号码顺序。后天上午9点，我再去电话，看看是不是照老子说的做了。”

“可是，一亿元钱我们实在……。”春枝几乎要哭了出来。

“好啦！不必再说了！”对方打断了她的话。这样的人家，从银行的存款里减少一亿元

根毛！”

“我们没有那么多存款呀！”

“嘿！好好跟你当家的合计合计，是钱要紧还是儿子的命要紧！要想保住你们的这根独苗，就别在乎那一亿元钱啦！老子再说一遍，你可要放明白点，要是告诉警察或是用假钞票骗我，你就甭想再见到儿子了！到时候，你们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死可要负责哟！”

“您，您等一等。您是什么人？阿守他现在在哪儿？”

“不要说荒唐话啦！”对方用一种嘲讽的口吻说，“与平时那种盛气凌气、驾着进口车兜风的贵夫人真是判若两人呀！你是昏了头脑了么？难道你认为老子会回答那样的问题么！”

“话虽是这么说，可有什么证据说明阿守在你那儿呢？要是他在，就让他来讲几句话。”

“来吧……。讲几句不要紧。”话筒里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只听阿守在话筒里说：

“妈妈，是我！我被诱拐了。”听声音，阿守不但没有哭，反而感到很好玩似的，颇有精神。

“喂！阿守，你，你不要紧吧？肚子饿不饿？”

“不饿，刚才吃过饭了。”

“好啦，好啦！”那人打断了阿守的话。“夫人，这回相信了吧？”

“再让阿守说几句话……。这孩子……。”

“今天的电话够长了，还好，用不着担心反向探测装置。以后可得警惕啦！老子得长话短讲，你可不能离开电话机，老子讲的话要用心记牢。好啦，今天到此为止吧！”

“啊！请等一等！”春枝喊叫着，可对方已挂上了电话。

3

“他是说要一亿元吗？”德治问春枝。

“是，是那么说的。”

“哼！真敢要大价。你听准了，是个男人吗？”

“绝对没错，是个男人的声音。”

“听起来多大岁数？”德治问。

“那……声音很低沉，不过我觉得他年纪不大……”

“虽然年轻，可说起来都是有根有据。”足立说道，
“连夫人开的什么车也了如指掌啊！”

“是啊。这就更令人不安。可阿守却不当一回事，连哭声都没有。”春枝说。

“那孩子真怪，从小就很少听他哭过。”大江随着妻子说道。

“那人说话有什么特征没有？譬如说口音……”足立问。

“要说口音，倒是有些特别。”

“听起来有些乡音是吧？夫人和经理以前和这样口音的人接触过吗？”

夫妇俩都摇了摇头。

“足立先生，这件事怎么办才好呢？”春枝虽没有象普通做母亲的那样痴痴癫癫，但从她那苍白的脸上看得出她内心的慌乱和痛苦。阿守毕竟是她婚后13年才得的一根独苗

